

日本天皇的阴谋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著

商务印书馆

日本天皇的阴谋

上册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 著

张震久 周 郑 何高济 译
杨品泉 郝镇华 王绍坊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P

1985.6.10.

112
623
143

5
000
F827
—

日本天皇的阴谋

中 册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 著

杨品泉 陈 亮 等译

白自然 等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6年·北京

P

19 8 7, 5, 3

David Bergamini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71
根据伦敦威廉海涅曼出版公司 1971 年版本翻译

内 部 发 行

Rìběn Tiānhuáng de Yīnmóu

日本天皇的阴谋

上 册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 著

张震久 周 郑 何高济 译
杨品泉 郝镇华 王绍坊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3017·364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526 千

印数 23,000 册 印张 22 1/4

定价: 2.75 元

David Bergamini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71

根据伦敦威廉海涅曼出版公司 1971 年版本翻译

内 部 发 行

RĪBĒN TIĀNHUÁNG DE YĪNMÓU

日本天皇的阴谋

中 册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 著

杨品泉 陈 亮 等译

白自然 等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3017·390

1986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78 千

印数 17,000 册

印张 11 7/8

定价: 1.95 元

出版说明

这是一部用西方资产阶级观点写成的长篇政治历史著作，主旨在于论述裕仁天皇是怎样制订全球战略，策划和发动针对西方国家的战争和侵华战争的。此书从东京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写起，记述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美军对日本投掷原子弹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等。接着，简要介绍了日本国的历史，着重介绍和剖析了裕仁天皇的成长、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无恶不作的暴行、日本对“北进”还是“南进”的论战以及日本如何向东南亚进兵、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直至被打败。它是根据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其材料来源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战犯的记录、英美日等国的外交文件、日本政界军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杉山元大将、木户幸一内大臣等人的日记、回忆录外，作者还向日本的一些知情者作了调查，并通过他的日本助手，搜集了许多日本人写的回忆录和历史背景资料；作者还阅读和参考了东西方学者写成的许多有关这一方面的历史著作。因此，本书的资料是比较丰富和翔实的。由于此书是用史话体编写的，文笔流畅，故事性强，1971年出版后，颇受西方读者的欢迎。

作者戴维·贝尔加米尼是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者。他出生在日本，自幼对日本国和日本人民怀有良好的感情。1937年初，他八岁时随父母从日本来到中国。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之后，他在庐山目睹了日军烧、杀、奸淫、虏掠等残害中国人民的暴行；这使他震惊万分。1939年初，他们一家和其他西方人一起被遣散。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向日本宣战，他们一

家及其他美国侨民在菲律宾都被日本侵略者关进了集中营。他在那里度过了长达三十九个月之久，饱受了日本侵略者蹂躏虐待之苦，几乎送了命。作者的一个哥哥，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1944年在菲律宾被日机机枪扫射身死。1965年威廉·摩罗出版公司授意他编写一本从日本方面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于是他才开始了本书的撰写工作。

此书全文译出，约一百余万字，分上下两册出版。

我们翻译出版此书的目的在于给关心和研究这一方面的读者提供一份历史资料。尽管写的是一段历史往事，但人民终究是历史的主人，他们从中可以吸取许多有益的教训，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从而世代友好相处，促进和平事业的发展。

本书上册的译者负责翻译的章节如下：张震久（韦布勋爵序言、作者致读者序、第一至四章），周郑（第五章），何高济（第六章），杨品泉（第七至八章），郝镇华（第九章），王绍坊（第十至十六章）。由于译者和编者的水平都有限，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给予指正。

1984年8月

中 册 内 容 提 要

1933年以后,日本统治集团和陆军内部的北进派与南进派几经斗争,终于在1936年2月26日爆发了由北进派将领支持的下级军官发动的兵变,杀害了内大臣和内阁藏相等人,首相幸免,天皇侍从长受重伤。兵变被镇压,陆军内部大清洗,南进派得势。在日本统治集团实施南进政策的同时,日德签订“反共产国际条约”。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占领我国大片国土、沿海大城市及铁路交通线,但日本侵略军却陷入战争泥淖,不能自拔。苏联佐尔格间谍网在东京出现,把日本无意北进的信息传给莫斯科;但又爆发了哈桑湖事件(即张鼓峰事件)和诺蒙坎事件,实际上这不过是日本统治集团故意安抚陆军北进派残余力量的姿态,同时又使北进派彻底丢脸。1940年,德意日三国轴心联盟结成;1941年初日苏签订中立条约;日本一面同美国谈判,一面准备大举南进;在中国战场则同蒋介石政权达成无限期停火的谅解。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此注定日本军国主义覆灭的命运。

* * *

本书中册的译者分担翻译的章节如下:张震久(第十七章),杨品泉(第十八章至第二十章,第二十五章至第二十六章),虞绍荣(第二十一章),陈亮(第二十二章至第二十四章);校者是白自然和王繁。

目 录

上 册

韦布勋爵序言	1
作者致读者序	9
1779 年以后皇室家谱表	41
日本旧宪法有关天皇条款	42

第一部 战争的报复

第 一 章 南京浩劫	45
第 二 章 原子弹	102
第 三 章 战败	184

第二部 天照大神的国度

第 四 章 天皇世系(公元 50—1642)	279
第 五 章 佩里的到来(1642—1900)	319

第三部 青年凯撒

第 六 章 裕仁的童年时代(1900—1912)	385
第 七 章 皇太子裕仁(1912—1921)	404
第 八 章 摄政王裕仁(1921—1926)	453
第 九 章 裕仁天皇(1926—1929)	475

第四部 决定胜负的满洲

第 十 章 海上强国(1929—1930)	511
-----------------------	-----

第十一章	1931 年 3 月	536
第十二章	占领奉天(1931)	549
第十三章	美元骗局(1931—1932)	573
第十四章	假战争(1932)	601
第十五章	靠暗杀而统治(1932)	617
第十六章	被开除的国家(1932—1933)	669

目 录

中 册

第五部 整饬军纪

第十七章	北进还是南进(1933—1934).....	703
第十八章	机关乎？神乎？(1934—1935).....	743
第十九章	1935 年的清洗	774
第二十章	二月兵变(1936)	797
第二十一章	镇压(1936).....	816

第六部 亚洲三雄之一

第二十二章	使俄国中立(1936—1939).....	845
第二十三章	加入轴心国家(1940).....	903
第二十四章	消极抵制(1940—1941).....	934
第二十五章	近卫的最后机会(1941).....	982
第二十六章	珍珠港(1941)....	1008

第十七章 北进还是南进？

(1933—1934)

驳斥萧伯纳

1933年2月22日，星期日，正值国联—热河危机的最严重时刻，七十七岁的英国—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抵达东方。他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倘若满洲的三千万中国人象爱尔兰人那样，将成为民族主义者，满洲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就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是否真挚提出质疑后，又向日本人说：“日本兵的枪口对准了每一个中国居民，但是，压制民族主义就犹如骑马坐马头——岂有余暇顾他事。” 545

一周后，萧伯纳抵达日本。他对一名日本体育采访记者说，“我憎恶一切体育运动，体育运动导致粗野的行为和恶劣的感情。国际运动会播下的是战争的种子。”两天后，在评论热河的军事行动时，他说：“欧洲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然而，它却导致了三个帝国的消亡。在日本，你们是否想过，在推行你们的帝国主义方针时，其结果可能导致共和，而这，正好与你们的统治者的愿望相悖？欧洲的帝国主义者，或者说他们的残余分子，会眼巴巴地盼望回到1914年。”他继而敦促日本实行节育。“日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进行扩张，强求有权去灭亡对输入低级文明必然不满的别的国家。”

一周来，萧在整个日本名声大噪，他不偏不倚地猛烈抨击“日本人引为自豪的现代化城市出现了恐怖”以及“毫无利益可言的战争、爱国主义和国际联盟”。嗣后，萧在东京逗留的最后一天，即

546 3月8日，他在同能言善辩的北进派人物荒木陆相的两小时的会见中，碰到了对手。荒木抓住了这一机会，为由裕仁及良子皇后的已故父亲久迩宫发起的日本细菌战研究工作散布反情报烟幕。

荒木说：“我清楚，欧洲国家正在研究把细菌用于战争。”

萧说：“阁下，我不怕细菌，但我怕炸弹，炸弹一落下来，孩子们就得四散而逃。”

荒木评论说：“我们在日本，缺乏制造先进武器的资金，因而，我们觉得进行战争的最经济的办法，莫过于用竹矛同六千万大军战斗。”

萧继续说：“我既懒惰又怯懦，甚至懒得不愿去钻防空洞。我一听到枪声就瑟瑟发抖，可是又非常讨厌去地下室。”

荒木声称：“懒惰，懒惰就是勇气。你得到禅宗的启示^①。遗憾的是你从来没见过地震。不懒惰的人是不能在日本生活的。地震既是严酷的劫数，又是一种陶冶民族精神的宗教启示。没有警笛预报地震。只要一想到我们日本这里的地震，我们就不再害怕空袭。”

萧在谈话结束时回答说：“倘若你出生在俄国，你会成为比斯大林还伟大的政治家……。中国人在日本本土登陆之前，我愿意留在这里跟你谈话。”

北进派的领导者

荒木陆相是个瘦小干瘪，头脑敏捷的人，他面孔狭长，富于表情，唇上蓄着浓重的两撇胡子。在1932年和1933年初，他以一位唯一能顶住裕仁的日本领导人脱颖而出。民政党的政客们、陆军军官中北进派的理想主义者、年迈的负有推荐首相之责的西园寺

① 按佛语讲，应为“记别”，是“佛”或“菩萨”分别按“劫数、国土、佛名、寿名”等项写的关于弟子“成佛”的预言。为通俗起见，译作“启示”。——译者

集团中信奉世界主义的贵族们、以及许多企业家和秘密组织的头子们，都愿意摒弃歧见；支持他那奇妙的、出自善意的政治谋略。

荒木反对裕仁的越来越明显的南进野心，因为他从中窥见要同美国打一场自杀性战争的可能性。为了使日本免遭这一厄运，他建议打一仗他预料招致祸患较小的战争：向苏联开战。他明确地建议在1936年启兵。早在1918年，一种不可思议的看法，即1936年将成为日本历史的转折点，已在大川博士及特务机构的其他智囊成员撰写的文章就有所论述。到1933年，这一看法便牢固地成为所谓真正右翼分子的启示录式的教条。当时有一个为陆军后备役军人举办的“36年俱乐部”和“36年杂志”。荒木有时一连几个钟头滔滔不绝地阐述36年的重要性。他的预言宣传并非完全547是虚妄之谈或狂言呓语。根据最可靠的有关军事集结的比较情报研究的推测，日本在1936年打败俄国的可能性最大，而在此之前和此后的任何时候，这种可能性都较小。

荒木对俄国怀有强烈的职业性的敌意。从1909年到1913年，他在日本驻俄国使馆任少佐情报官。他读过《资本论》，早在俄国革命爆发的前几年，他就开始猛烈攻击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他深信，裕仁对马克思主义的威胁一无所知，因而他在1932年多次觐见裕仁时，曾试图打开他的眼界。然而，裕仁却信赖他宠爱的经济顾问、大藏相高桥是清。七十六岁的高桥是个才华出众、无所顾忌的非正统派。他的思想已超越他所处的时代，早在多年前就成了一个凯恩斯派经济学家。他的建议主要是为了使日本渡过世界经济危机，并拨出款项加强军备。他以专家身份指出：一旦俄国发展起重工业，并需要有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事物时，布尔什维主义就会消亡。

裕仁倾向于信任高桥。依裕仁个人之见，作为一种民族宗教，布尔什维主义不堪与神道教相比。它不象日本贵族政治没有稳定

的领导集团。裕仁认为，它基本上是被种族不纯和东西方混合文化所糟蹋的国家在发展的一个经济阶段而已。

在反对裕仁时，荒木陆相表面上是依靠他的魅力和说服人的才干，然而，骨子里他凭仗他自二十年代初就一直在收集的关于裕仁的档案。直到他于1967年逝世，他总是把这份档案妥存在身旁。他曾透露说，档案中的每一页都已经影印，影印件加封送给一位可靠的朋友保存。如他遭遇不测之死，这些文件将启封，其内容将予散布。至今，藏这份档案的紧封保险箱仍保存在荒木家中。他的侄子们认为，这是个保险箱是继续给他们带来兴隆如意的法宝。

荒木自1921年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欧美课课长时，就开始记录档案。他利用这个职务，获悉了驻欧洲各国使馆的年轻武官的密码电报，这些武官是裕仁在皇太子时期游历欧洲期间接见过的。裕仁于1925年从陆军中清洗长州阀时，他担任秘密警察司令，他又得以继续补充了他记录的档案。1928年，在暗杀满洲军阀张作霖时，荒木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同裕仁的相左，于是便着手把他记录的档案收集起来，放在一只轻便的保险箱里。

548 他为被清洗的长州阀退伍军人人们创办了一个俱乐部和职业介绍所，结果遭到贬谪；他在其他方面博得了荣誉，却在陆军军官们中失去了权势。然而，他的追随者增加了，裕仁党羽中心怀不满的北进派分子钦佩他。他东山再起，从戎马生涯的初升时期一跃而达鼎盛时期，成为一名军人政治家。他在五十四岁时，即1931年12月，成为时乖命蹇的犬养毅首相的陆相。1933年他仍任陆相，正如裕仁的老大哥们所承认的那样，他“深孚众望，不能罢免”。他已成为裕仁在国内的最后一个对手。

赤色诽谤

在荒木与萧伯纳斗智时，他刚刚开始感到自己的势力已强大

到足以向裕仁公开挑战。正是他的亲信门徒在进攻热河时跨过了长城，从而置裕仁于尴尬境地。在1月的早些时候，在辩论退出国联的过程中，荒木在国内发动了针对皇权的攻势——这一攻势十分迂回曲折，以致日本的政客们怀疑老西园寺从中担任了狡黠的舞台指导，而西方的观察家则全然未察觉到其要害所在。作为发端，一位极端保守的老男爵——此人是荒木的朋友——在贵族院宣称，京都帝国大学的法律系麇集着赤色分子及其同情者。

对西方人说来，这种指控听起来象是典型的右翼分子的诽谤，旨在侵犯正当的学术自由。然而，对不相信个人正当权利的日本人说来，听起来却是另一种口气。京都帝国大学是老大哥近卫公爵、木户侯爵及间谍秘书原田男爵的母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们还在上大学的时候，该校是研究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温床。在那里，他们初步构想出裕仁将用以领导日本的稀奇古怪的假想政府形式：一种议会制马克思主义神权政治；一个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铁板一块般的一党制超部落体制；一个由庞大的警察保护网维系起来的诸卡特尔中之卡特尔。由于这个由知识界名流私生的、集东西方最坏之特性于大成的怪物开始成形，公众有充分理由认为该大学对此应负责任。

倘若暴徒们捣毁该大学的话，荒木和西园寺将会为这富有讽刺意味之举十分开心，因为裕仁的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老哥们使得学术自由成为笑柄。他们惧怕容纳危险思想，仅次于惧怕欺君渎上。近卫公爵在二十年代末倡议的公共治安法已经把大学中多数真正独立的思想家清除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工联主义者、费边社会主义者、甚至许多赞成民主投票程序的辩护士们，都一个一个销声匿迹了，他们处在警察彬彬有礼的监视之下。只有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全体教师在这次清洗中幸存下来，这主要是因为教授们与裕仁的廷臣们之间的私人交情。

为了制止荒木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使之不再扩展,警方立即在京都大学选中了一个起颠覆作用的思想家、荣誉教授河上肇。经济学家河上肇几年前把《资本论》译成了日文,并向近卫、木户和原田传授了他们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自1928年他被迫引退以来,河上变得越来越左倾,并公开声称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现在,他被指控有危险思想,软禁在家。实际上,直到十三年后,他于1946年逝世时,一直是囚徒。

随后,警察于1933年2月20日进行了自1928年3月以来的第一次对左翼分子一网打尽的大围捕。所有那些在先前的逮捕之后释放的有点左倾和怪思想的人又受到审讯,并被迫揭露新近参加左翼运动的成员的名字。

警察这种果断的行动使荒木及其盟友认为,他们对宫廷思想的攻击总得稍加微妙地迂回。3月,即大围捕后的一个月,荒木在庆应义塾^①的一位坚定的支持者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位庆应义塾的教授开始时对京都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②持有非正统的托尔斯泰观点——认为通奸是犯罪——加以天真的非难。这位京都大学的法学教授恰好是近卫公爵七人经济智囊团的头目。该智囊团包括公爵所喜欢的一位老师和六名先前的学友*。这七个人吞饵而上钩,马上联合起来,嘲弄那位庆应义塾的教授持有守旧的、反女权主义的观点。

当日本所有守旧的男女都对这个问题深感兴趣和关注的时

① 即庆应大学的前身,创始人福泽谕吉(1834—1901)被认为是明治时代思想界的先觉。——译者

② 此处指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及其自由主义的刑法学说被视为违反国体的红色学说。泷川学说的基本观点,例如说日本刑法中规定妻子通奸是犯罪而丈夫通奸则不是,这是不妥当的,这被认为是破坏日本的家族制度,进而危及国体的思想。——译者

* 指佐佐木苏一(音),未川博,恒藤清(音),宫木秀雄(音),森口茂次(音)及泷川幸辰。